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三)

孫 梅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六叢話卷二十

序十二

先師韋編三絕。翼贊前經。文言鑿括乎乾坤。序卦發揮乎爻象。此則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詩包四始。大序與小序並傳。書總百篇。古文與今文同錄。使非先賢載筆。史臣大書。比興奚自以灼知。遺佚何由而徧考。或謂詩序可存。而書序可刪者。非也。迨元凱發明五例。荀爽撰輯九師。景純退黜六家。康成針砭三傳。此則儒家者流。詮述大意者也。子長作史。序亦多途。書分爲十。鋪陳政典。表列爲八。稽核世年。班范迭乘。沿繼一體。酷吏游俠。創例必書。黨錮獨行。微詞別著。六朝而下。闕文罕見。序說非長。敷義尙侈。腴言勿翦。若乃詳家世而陳緣起。新凡例而綜全書。則司馬氏自序。亦序之一格也。孟堅敍傳。實踵斯作。子雲相如。因自序而爲傳。靈均敬通。卽騷賦以敍懷。彥和序志。夢執丹漆。以南行子元自序。恐覆醬瓿而泣血。修名不立。沒世無稱。哲人君子。所兢兢爾。嘗攷文心。論列諸體。獨不及序。惟論說篇有序者。次事一語。豈以序爲議論之流乎。夫序之與論。故屬懸殊。序譬之衣裳。之有冠冕。而論則繪象之九章也。序比于綱罟。之有綱維。而論則鳥羅之一目也。文集之有序也。自元晏嘯揚。三都紙貴。厥後昭明。感於五柳。義等式廬。滕王美彼蘭成。榮同置醴。而彥昇述文憲之作。旣大類頌文。載之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玉臺新詠。其徐集之壓卷乎。美意泉流。佳言玉屑。其爛

燮也。若蛟蜃之嘘雲，其鮮新也。如蘭若之集翠，洵足仰苞前哲，俯範來茲矣。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季，氣軼漢京。義山灑穠芳而削藁于前，榮陽奮健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若乃蘭亭志流觴曲水之娛，滕閣標紫電青霜之警。此宴集序之始也。悲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之銷魂。此贈別序之始也。今我不樂，烟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焉。何以處我，珍重臨歧。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長焉。其他支流派別，百種千名。撫絃操暢，先造新聲。顧曲徵歌，迭翻雅引。序誠多方也矣。絃序第十二。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于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辭學指南

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

歌堂淪字，律管蘊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水經注

王融傳，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齊書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

麟自擾。嘯虎遵仁。陳奔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笋出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按

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金樓子。

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

余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按與藝文類聚所載

梁元帝懷 同上

舊志序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德。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同上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同上

忠臣傳諍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難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迹。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蹕。處則憑玉負屐。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襄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剝削。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汗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覺。於是策名

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胃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諒。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同上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途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途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概。時難屢有。同上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宏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盼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維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王。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蒞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同上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言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穀。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據掌。復使要荒厥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鈞。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

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聞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同上

懷舊志敘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咸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羣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于是駐伏熊。迴駟原缺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

有之矣。日月不居。零落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

陳懷舊焉。同上

贈祕書監顏元孫撰。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譎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念爰氏回曰。召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彤彤究禱禱。禱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

履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

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

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

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恆規既考文辭兼詳

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閒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

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干祿字書

張說作上官昭容文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有女尙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

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

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

一作可

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

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朮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

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吳刈越

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于來葉非夫元黃毓

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

才重天人昔嘗同游東壁共宴北海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

房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臺之新集。

全唐詩話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

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鑿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同上

初三藏翻因明論經。僧栖元以論示尙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才辭屈禮拜。西陽雜俎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彥周詩話

徐陵玉臺新咏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臘脂。或臘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臘脂溼。亦用此二字。而曰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竹坡詩話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於賦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

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屋眺飛霞。鮑照云。繡莢結飛霞。江淹赤虹賦。
霞晃朗而下飛。攷古質疑

王右軍蘭亭絃。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絃。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蓋右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維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絃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斗牛。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考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旣於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譌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謂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率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同上

張孝曾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暨檜殞。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性知命。則知天矣。浩然齋雅談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瓊詞。有華三絕。繡篋中之遺跡。附冢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脩焉隔世。圓朱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尙襲藏於手澤。期光

紹於寶章。

白墮朱褒皆一時實事。

益公題跋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宏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山谷題跋

春游詩序云。誇拓彈於禽林。競韓盧於獸苑。

女紅餘志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惟瑯琊之派最盛。皆導之適派也。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野客叢書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鷗將玉露俱清。柳黛與細荷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人。往往有此語。信

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陳子昂曰。殘霜將落日交輝。遠柳與煙霞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同上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法。篋三章。文心雕龍云。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困學紀聞

鄭亞會昌一品集。敍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同上

周書王會東越海盒。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同上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同上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 同上

對者。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同上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同上

汪藻字彥章。孫觀序公文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自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闕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不朽。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儼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徇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公之文，所謂闕麗精深，桀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而爲詞章，如嚼土炭，嗜昌歎，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理亂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歌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隕，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叩之輒應，愈叩而愈亡窮，何其盛也。宋名臣言行錄

黃太史詩云：綠荷菡萏，稍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菡萏爲蓮花。夫菡萏，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菡萏，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序云：玉池清冷，紅渠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蘧廬閒評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齎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

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斲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撫節。粧臺之篤。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

按梅苑序云。莫不抽毫斲彩。舒衷。善遣滯。變彩舒衷。善難漫志。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湛淵靜語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塗。俱不及矣。今觀滄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備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本百年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扇。始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煙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引成興歎之詞。書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詩入興歎。時政如何。賦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涼風一夜生。乃景清虛。真風迴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心匠所到。景致尤疎。落花

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阻公子。歡動旅人感。寒江暮泊寄左偃云。煙火人家遠。汀洲暮雨寒。詩人之作。客况凄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氣逼書帷。廬山句。谷春攢錦繡。石潤疊瓊琳。比興之言。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一場。虛明徹曉。寄劉鈞云。閒花半落處。幽客未來時。得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肺腸難述。懷想可知。訪龍光謙上人云。相留看山雪。盡日論風騷。見講道之相於望寒山之不舍。又七言宿廬山白雲峯重道者院句。雲開碧落星河近。月出滄溟世界秋。又海上從事。秋日書懷句。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夜泊寄詩友魚龍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陵青山樓有感句。千里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訪洞仙宮不遇邵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立多時。憶溪居句。杜若菰蒲烟雨歇。一溪春色屬何人。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螢影夜潛疑曉起。茶煙朝出認雲歸。衆目所覩。他心不到。春暮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暮。落花重疊蓋莓苔。惜春眷戀不忍掃。感物心情無計開。贈王道士云。槎浮海上波濤闊。酒滿壺中天地春。論元酒太羹。常徒有愛。述神龍真虎。賢者則知。公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命以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一宰于淮西。獲安家于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載被朱衣。猶思丹桂。乃爲言曰。且名隨榜上者衆。藝逐雲高者稀。今之人。祇傳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者哉。公理淦民。飲淦水。清白著矣。歌詠興焉。况今賢爲寶。以禮示人。必當闡籍。將書清庭。卽踐愚生於邂逅。得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澄江如練。對滄州而援筆。乏麗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言一百篇。目曰碧雲集。癸酉年八月五日序。孟實於碧雲集序。

王右軍蘭亭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閒無天朗氣清之時。王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令趣耳。脩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並爲春閒華麗之語。以圖美觀也。野客叢書

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會。神道莫知。而緹縵曉披。旣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加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攬。羨門五將。亟稱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於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北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文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梁元帝洞林目錄

唐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賦序云。臣才非馬融。位叨麟閣。屬祕書監博陵崔公。畫鞦韆障。而得一觀。皓齒蛾眉。徧於後庭。鞦韆之觀樂焉。文苑英華

呂溫地志圖序云。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同上

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文苑英華辨證

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册文。及宣懿太后。祈廟制。聖容贊。幽州記。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黠戛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

勅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馮氏曰：此序規模，並遵來示也。同上

顧野王爲虎邱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太平寰宇記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暑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鑑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大唐新語

鄧王從益出鎮定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賦詩自爲序。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馬令南唐書

陶晟，號州人，終於荊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參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闔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

自昭宗東遷，歲在甲子，至聖朝壬戌歲，五十有九年矣。

于山詩云：華華二境，間處獻遠南夏，比已亡失數旬。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鱗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洛陽耆聞記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而益籌類物之善惡者。著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序亦云。夏后之迹。靡列於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亦爲禹初書矣。續古叢編

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鶴山題跋

路州張希元司馬集序。魯宮遺冢。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且如落猿瘞咒之巧。顧鶴迴鸞之妙。詳諸別傳。可略言焉。張燕公集

林魁金陵辨。唐指京口曰金陵。杜審權自潤州除尙書右僕射制曰。頃罷機務。鎮于金陵。駱賓王送閩五還潤州詩序云。言返維桑。修送指金陵之地。如此不可枚舉。蓋當時江寧句容俱隸潤州故也。上元縣志

慶歷末。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公致仕畢世長。兵部分司朱貫。尙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通水燕談錄

附睢陽五老圖詩并序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却貴勢而躋遐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公。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自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今圖識相傳。以爲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明逸遊公之門久矣。以鄉關世契。倍厚常品。今

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謠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杜祁公詩。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也睢陽爲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事文類聚

薛田河東人。知益州。有成都書事一百韻。并序。金躔粵壤。玉壘名區。風物尙饒。曠古稱最。僕守茲職任。五年再至。初則木牛流馬。馳八使以均財。次則皂蓋朱幡。奉一麾而作鎮。歷覽勝異。慷慨興懷。古人曰。非感發不可以言詩。非聲詩不可以導志。故言成志。激流爲美談。偶因公退。輒作成都書事一百韻。止陳乎益都事蹟。罔暇以外景加諸。庶幾謬發於斐然。詎敢芳揚于作者。成都文類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容齋三筆

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案文選江淹詩序云。蛾眉豈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膏悅于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藝苑雌黃

四六叢話卷二十一

記十三

記者文筆之統宗。經子之徑術。夫渾噩煥郁。史包四代之文。征範貢歌。書標七觀之美。體則角立。記乃無聞。說者謂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烏策篆素。兆啓軒羲。蘭葉芝英。道光姬妣。東觀紀事。學洽於見聞。孔子三朝。理苞夫讖緯。曲臺肄禮。襲經典而尤尊。冬官補亡。詳軌文而更奧。文之有記。於是著矣。竊原記之爲體。似賦而不侈。如論而不斷。擬序則不事揄揚。比碑則初無誦美。陽羨風土。堪列職方。荆楚歲時。宜增月令。默記微一代之傳。鄭記守一師之說。提鉛握槩。同袞鉞於春秋。書笏珥彤。攝言動于左右。蓋自漢以上。抽聖人之緒。而半入於經。自漢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嘗攷蕭氏文選。有奏記而無記。劉氏文心。有書記而無記。則知齊梁以上。列記不多。雖蓮峯菌萐。時有述征。源水桃花。茲惟招隱。偶爾涉筆。匪以立名。若乃趙至八關之作。鮑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於桐廬。士龍吐奇於鄞縣。莫不摹山水。繪烟嵐。列土毛。覃海錯。跌宕以行吟。迤邐而命筆。實皆記體。曲被書稱。假尺牘以寄才情。因懷人而蜚藻思。抑獨何哉。記之盛也。則洛陽伽藍是已。以彼顧瞻灑澗。屬意琳宮。揆彼土圭。興言玉步。占塔鈴之語風。賦相輪之耀日。外以彰彼都之奢儉。內以誌舊邑之興衰。情深而意態翩躚。筆妙而鐫鑿飛動。集茲衆美。蔚爲大觀。自唐以後。記始大鳴。柳子永州八記。

追躡化工。獨開生面。大放厥詞。昌黎所歎。其實擷騷辨之英華。陶班張之麗製。自選學中來也。然則融古文之迹。揆今體之詞。平泉標花木之奇。甫里志泉石之美。如退之雜畫記。入徐庾之手筆。豈不生妍妙於秋毫。皇甫絳守園池記。投枚馬之鑿錘。亦猶馭跼躄以鞭轡也。有宋諸子。厥體尤繁。格律不無旁侵。波瀾更爲壯闊。或於入手敘事。而後始發揮。或於結尾點題。而前多布置。有出處事少。宜於鋪張。有出處事多。妙在剪截。此則詞科之習踐。而非文苑之高蹈耳。敘記第十三。

紀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城。金滕。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做此。若今題則以承詔撰述者爲式。辭學指南

東萊先生曰。作記有敘其事於首者。如宮殿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類。先說在頭一段。然後入爲之記曰云云。周子充漢未央宮記首云。漢高皇帝云云。八年丞相蕭何始治未央宮云云是也。有敘其事於尾者。如詹叔義漢城長安記末云。城肇功於元年正月。已事于五年九月云云。爲門者十有二。南北則象斗形云云。洪景伯唐勤政務本樓記末云。樓成於開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同上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贍。所謂格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尙文。是無意也。須就題立意。方爲親切。柳子厚柳州學記。說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此兩句便見嶺外立學。不可移于中州學校也。所謂語贍。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老蘇兄渙字序。說風水一

段是也。雖欲語瞻而不可太長。

謂專事
言語。

不可近俗。

如青編中對聖賢語黃卷
上與古人遊之語皆是。

不可多用難字。

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
字體式然後獨考古人

用意下 同上
句處。

又須作一冊編。體製轉換處。不拘古文與今時程文。大略編之。如喜雨亭記。亭以雨名。志喜也。柳文宣王廟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似此之類。此作記起頭體製也。歐公真州發運圖。一作記中間一節。此記中

間鋪敘體製也。柳萬石亭記附零陵故事之類。此記末後體製也。同上

西山先生曰。記題有出處事多。如唐折衝府者。出處事少。如漢步壽宮者。事多貴乎善翦截。不然則繁冗矣。事少貴乎鋪張。不然則枯瘠矣。同上

記序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爲工。而忌浮靡纖麗。同上

唐遣客省使嚴永睦入蜀軍以窺虛實。其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迺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燕宮闈。雖列藩盡是唐臣。無一處不沾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墜張。恨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幾迺發。心鼎熒然。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陣交鋒。雪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汶水搏王彥章於馬前。旋汜關斬朱友正於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烈也。幸蜀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案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希通錄

張芝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墨莊漫錄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後山詩話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橋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拱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尙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尙可憤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元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曰。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遜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野客叢書

案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亦有此一段文意。是又在習氏之前。

唐李商隱修華嶽廟記。夫華嶽者。在西之宗鎮。正基周秦之墟。仰蔭星井之曜。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而養物。其狀也。則削成萬仞。秀出雲漢。芝草植于其庭。醴泉流於其下。連帶岡阜。跨抱原野。谷雲所潤。則土爲神區。膏雨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宮府。物類之所歸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岳之壯麗。是以神明居其宅。游仙萃其宇。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義。載在虞書。秩宗之禮。列於祭典。大唐應期。承天受命。紹重基於萬世。闡皇風於五葉。敬神炳靈。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衆祥並應。致治太平。災害不作。自非誠之所感。孰能臻此。開成元年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太宰征東大將軍遼西王遼西常英冠軍將軍禮曹尙書河內公河內荀尙。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勒侯尼須。薦以三特。建立殿廟。造作碑闕。庶使明神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尙稱之於時。立一惠於物。尙咏之於世。況至公配之於兩儀。仁澤濟之於生民。稽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史臣爲之頌曰。奕奕西嶽。實曰華山。基洞水府。峻極於天。跨原抱阜。包谷懷川。幽壑澄澗。虛岫揚煙。峭崿空籠。茂林重邃。吐納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有攸利。神明是居。游仙是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潤澤無窮。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均徽猷。朝咨上宰。遠茲靈宇。正以準繩。參以規矩。材用不愆。顯章有序。庶幾神居。永寧其所。

華嶽集志

案商隱此記。樊南甲乙集無之。獨見於華嶽全集。爲諸家蒐羅之所不及。

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

一代之雄文也。談苑

若蘭迴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

美連波之悔過。山谷題跋

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隄川。劇談曰。曲江本秦隴州。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歐陽詹曲江記。其略曰。茲地循源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坎窞。穿竅瀆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滄川。鉤結盤互。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蕩惡含和。厚生獨疾。涵虛負景。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得其樂矣。遊城南記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席上腐談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鋌。誦子厚詩。知海上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乘草。紛紅駭綠。蕪勃蕪氣。子厚夢得皆善造句。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磔。亦妙語也。同上

雲陽記曰。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激灑。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定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縵袍不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十二

論十四

原夫今體之文。尤工箋奏。詞林之選。雅善頌銘。占辭著刻楮之能。敘事美貫珠之目。質緣文而見巧。情會景以呈奇。尙已。夫文采葩流。枝葉橫生。此駢體之長也。師其意不師其辭。爲時似不爲恆。似此古文所尙也。若乃命微言以藻思。責奧義於腴詞。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縱橫之用。譬之蟻封奔騁。珮玉走趨。舌本閒強。恐類文家之吃。筆端繁擁。終滋腹笥之貧。固難以作致其情。工用所短也已。雖然。盤根錯節。利器斯呈。染渙游睢。錦章自顯。化剛爲柔。百鍊有以致其精。以難而易。累丸所以喻。其至。固有論屈百家。文包異采。前輩飛騰而入。一斑灼爍於今。揚而摧之。堪以指數矣。粵自鄴中高唱。七子蔚興。王劉旣擅篇章。陳阮彌精書檄。齊軼材於驥足。享敞帚於千金。莫不驪頷探奇。牛耳爭長。子桓品第羣才。提衡嘉會。庶幾激異氣而獲伸。抱霸才而得主。此典論所以爲論文之祖也。三百篇後。九歌變騷。五言肇漢。雖志在千里。或付高歌。穆如清風。差標雅尙。然美稗勿翦。正變罔甄。鍾君挺彼慧才。哀茲雅什。超驪黃以定價。從象罔以索珠。數語著陽秋。一言高月旦。此詩品所以爲論詩之祖也。賦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筆。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淵微莫識。爾其徵家法。正體裁。等才情。標風會。內篇以敘其體。外篇以究其用。統二千年之汗牛充棟。歸五十首之摛腎擢肝。捶字選和。屢

參解悟。宗經正緯。備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議論也。聲偶戒膚。摘瑕則義切。對屬惡拙。翻案則詞逾。發絢爛于斯文。訂乖離于舊史。而且正史之外。臚列者數百家。點煩之餘。辨正者數百事。不特婉章志晦。識載筆之孔艱。抑使墜簡遺編。覩前修之崖略。史通之論。有功於史也。偉矣。若是者。豈非論說之精華。四六之能事。其他若非有之軼羣。四子之大雅。博奕養生之俊邁。辨命勞生之奇偉。而廣絕交一篇。雲譎波詭。度越數子。此皆藝苑之瓊瑤。詞林所膾炙。與夫匡劉經術。韓柳文豪。西晉老莊。北宋策判。固將驥首而振劇驂。不甘垂翅而同退鷁也。敘論第十四。

聖哲

元作世朱
按玉海改

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

無爽元作有無。聖字
上無則字從御覽改

昔仲尼微

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于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允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元脫
未補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

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

元作尤
未改

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

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錄穎精密。

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元作郭

象。元作蒙。宋云據舊本作宋岱郭象。岱有周易論。銳思于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

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元是務。

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

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

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是以論如御覽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

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楊云註疏之注

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元作差學章句。若毛公賈之訓詩。安國孔之

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

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

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

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

波而泝洞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

元脫

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

元作聘

而罕遇

元作過

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

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文心雕龍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廟廊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妄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金樓子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士。

東坡題跋

說文：蘆葢，蘆葦，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諛。據爾雅：諛，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諛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獨忿、萱草，忘憂。

四溪叢語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

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游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鳥名，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夢溪筆談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學菴筆記

牛僧儒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嵇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余心以廣觀兮，聽德音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儒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敬齋古今註

茶之所產，六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邱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荈，不止味同露液，白況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楊衍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臆乘唐六典注：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陀有六禽之戲，魏文有百槌之鍛。後漢華陀傳五禽，困

學紀綱

晉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

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竹彈歌見 同上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若璩案。今家 吳越春秋。銘其背。中庸鏤其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若璩案。鏤心 卽服膺。彥伯

遼體。芻狗爲卉人竹 同上

馬爲葆駮。大率類此。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

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吳有雙劍之 同上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諂。同上

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 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其本源。自炎黃而下。如

指諸掌。同上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就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

大而故鬼小。主文者以爲一篇之警策。遂擢以爲冠。避暑錄話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

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參觀。

若據案。何肥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擲翰。氣倍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爲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困學紀聞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若據案。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同上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傳。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尙書誄。鴈行攸序。龍作閒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野客叢書

釋慧琳孝經注一卷。陸德明曰。慧琳宋世沙門。秦郡人。琳著辨正論曰。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徹神明。蓋道風俗。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柏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刑於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秦懸呂論一字。番成可貴。蜀寶揚言。千金更招深怪。惟孝經川阜無資。功伴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海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處虛未足栖其令譽。隋書

崔邈清河人。論書云。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書苑菁華

張洎爲舉人。張必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必怨。洎入骨。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亢而無悔。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溫公瑣語

東臯雜錄。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

鶯門。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皆循習唐人之誤。南史劉孝標絕交論。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詩意。考古質疑

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誠然誠然。歲寒堂詩話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報國。一作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如扶

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窺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狗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悵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于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諡。并定諡。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宮祠。墨莊漫錄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慢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救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唐庚文錄

四六叢話卷二十二

銘箴贊十五

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詩與賦頌是也。後人雅尙才華。好爲纂組。侈附庸而蔚成大國。導濫觴而極彼通津。故析詩於賦。而都京演富於千言。又貳頌於詩。而宮殿縟采於四韻。古人則五際六義。渾然和同而已。又有昔盛而今尠者。銘與箴贊是已。前賢智雄絕代。心小一身。觀物博而約義精。稱名小而取類大。故戶牖几席。感物援詞。以警高卑。俯仰卽事。攬筆而書。末學則熟視無覩。閔然不嗣也。夫銘之爲道。有二也。一以勒勳。一以垂戒。孟堅有燕然之作。銛鋒直指。抗雞塞之威稜。景陽成劍閣之章。迅采駿馳。振蠶叢而響慄。若乃誦芬先世。歸美前勳。則昭之碑版。系以銘詞。卽其遺也。至於景鐘刻漏。豪灑如椽。座右室隅。文傳不朽。比之嘉量。志其允臻。三絨昭其敬慎。無不同耳。又有焦尾三絃。菱花四出。掘古甃而苔痕暈碧。泛層淵而冰彩橫空。或體學盤中。或文摹籀史。時逢幽異。屢獲清新。不備蒐羅。偶登一二。至若華陽瘞鶴。滄海留蹤。紫府新宮。羣仙卓筆。飄飄乎凌雲之氣。非烟火中人所髣髴也。箴之爲道。亦有二焉。一以自勵。一以盡規。箴言胥顧。佩藥石於韋弦。小人攸箴。勗虞衡於原草。子雲亭伯。繼作百篇。而文選僅取茂先女史一首。豈非義篤典章。詞歸确切耶。張蘊古大寶一箴。原於陳戒之遺。李德裕丹辰六箴。時著忠規之益。辰告其猶。日躋以敬。琅琅可誦。郁郁乎文也。贊

之爲言助也。臯陶謨稱思日贊贊襄哉。大禹謨云。益贊於禹。並協力股肱。垂文謨訓。若義文十翼。夫子有贊述之言。褒貶一詞。游夏有莫贊之義。至班固作史。詮量人物。郭璞注雅。播美芳馨。則贊之所自始。大抵探三加之祝辭。合康衢之謠諺。宜彰繪事。兼摭賢踪。如石室像贊。列女圖頌。所謂圖以賢聖。粹以藻詠是也。子山雜頌五十首。音韻鏗鏘。事辭周密矣。蓋其義隆歎美。體極褒崇。故文心攷實。與頌同原。史通覈才。借論合揆。懿括行閒。神流簡外。得贊之旨矣。近代文人。若銘箴贊。雖非絕響。鮮克專精。夫小物克勤。嘉名肇錫。斯前聖敷文之要。先賢造道之階。矧愚訂頑。振闕中之木鐸。謹言慎勸。導伊洛之淵源。如七十二弟子贊。及濂閩諸賢贊。並傳薪道脈。發藻儒宗。於戲盛矣。敍銘箴贊第十五。

音帝軒刻輿兒以弼違。大禹勒筭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欵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勳於景鐘。元作銘。曹改。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櫛之鈿。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元作馬。楊改。秦昭刻博。元作博。朱改。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元作茂。又作戒。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元作儒。孫改。公之鉞。元作鉞。儀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

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養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

利辭鈍。唯張載

元作采。謝改。

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

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

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

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

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思繁。王濟國子。引廣一作多事雜一作寡。潘尼乘輿。義正

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

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元作確。朱

改。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宏潤。其取事也。必覈元作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

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文心雕龍

讚者。明也。助也。二字從御覽增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

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

元作侈。朱改。御覽改。

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

注雅。勳植必讚。一作讚之。從御覽改。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為義。本字從御覽增。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

不廣。一作讚。從御覽改。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同上。

河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車

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健為人李安共覲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鞀鼓而永

思。庶先哲之遺光。王隱晉書云。李輿密之子也。一名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水經注。

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於東都明堂之庭。其蔡州鼎銘。武后所置。文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

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天降靈。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

館。明皇御名。全唐詩話已兆於此。

崔融傳。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碑。唐書。

姚子賁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尙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氣。樂且康。芳名寶

鏡俱未央。柳娘記。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侯鯖錄。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絨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

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旣畢進御。上極歎其敏。冷齋夜話。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願。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願。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困學紀聞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同上

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游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洛宅而觀土風。旣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貞珉。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溪。回輿山址。鳴蹕載臨。貞珉斯紀。
楓窗小牘

吾家舊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節。方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畫樓錄

鳳州遁跡山有闕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匣。而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鍊一作煉形神治。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

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學齋估畢

余在金陵。有饜人以一方石鎖宅。一作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

如鍾繇。極可愛。余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眺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中樞誕聖。膺圖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軫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旣負展。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朝淵默。虔思寶諦。一作緯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蠶夕儷。葆挽晨鏘。風搖草

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夢溪筆談

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

銷兵。文體乃唐人鏡之。一作其體製亦不甚古。東觀餘論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嶮嶮。狀其聲也。西溪叢語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翦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同上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同上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斲一作歐陽詢

書同上

有士人攜一古琴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楊史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於案閒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爾一作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

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於裕陵者也揮麈三錄

秦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欂櫨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一作是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至一作王言。

賈耳集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丸墨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余將與之逍遙。筇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主

余僑寓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幸有郤。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維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楓窗小牘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官宏宏。崇軒巖巖。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余案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元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於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巖巖。雕珉盤礎。鏤檀竦粲。碧瓦鱗差。瑤階肪一作脈。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騎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廳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

眞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絮。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閒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合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一作如毀乾坤。常新一作自有日月清。

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余頃作廣州三清殿碑。仿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趾。越嶺東麓。銀宮旗。旗瑤殿。轟轟陸納九齒。闔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表緝。雕牖甜珂。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乘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黃。溫懈結綠。翠鳳于旗。紫霓溜梅。星伯振鷺。仙翁立鶴。昌明侍几。眉連捧纛。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喬雲散穀。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淳濇。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淮儻。中邊呵護。時節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崖罷織。赤子疊福。億齡聖壽。萬世宋籙。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容齋隨筆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于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跡。以言蹄之堅有力。猗覺寮雜記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黑白。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同上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爲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爲得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

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寓簡

崔琦傳。河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後漢書

書

潘岳新婚箴。防微測隱。文麗旨深。北堂書鈔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詞。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

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

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由言。亦孔之醜。欽之謹

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絃。全唐詩話

李德裕舌箴序曰。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子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

去歲居守東都。一作門於公會孫諫議郃處。觀金石之刻。遂筦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藏之。又曰。余感姚公之

夢。乃爲舌箴云。同上

唐太宗初卽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書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

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云云。其文大抵不凡。旣不

爲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承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故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

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容齋五筆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遽。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貧媿于義烏之安。臨邛魏鶴山了翁南

海權菊坡與莆田 困學紀聞 陳宓義烏徐僑

李德裕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忽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績。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辭學指南

箴者諫誨之辭。若鍼之療疾。故名箴。盤庚無伏小人之故箴。庭燎因以箴之。召公曰。師箴。師曠。百工誦箴。諫。又謹聽篇。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

見於周書大傳篇。商箴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有周箴。周辛甲爲大史。命百官箴王闕。虞人堂獵爲

箴。漢揚雄擬其體。爲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箴。擬題肇於此。

唐進士亦或試箴。顯慶四年。試貢士箴。開元十四年。考功。同上。箴。廣德三年。韓門箴。建中三年。學官箴。

西山先生曰。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之文。貴乎有警戒切劘之意。詩庭燎。沔水等篇。

左氏虞人箴。揚子雲百官箴。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元之端拱箴。文粹中諸箴。可寫作一帙。時時反覆熟誦。便知體式。同上

馬燧傳。德宗賜燧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

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又曰。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

必從繩。金其用礪。舊唐書

王導塵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淨暑。虛心以俟。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飛。君子運之。探元理微。陸龜蒙塵尾賦有曰。叩易論元。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蹟。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綬竹如意賦有曰。發輿滌元。遐鈎獨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麋之大者爲塵。羣麋隨之。皆依塵尾而轉。緯略

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凡文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寧之年春。余與汾陽郭逢源公。城范陽。張禕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留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侶。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攷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瘞鶴記

附瘞鶴銘。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元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著經。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眞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幸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眞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有爲竹枕作錄云。珊瑚枝。琥珀盤。流蘇帳。暖驂飛鸞。莫忘此君同歲寒。亦佳語也。浩然齋雅談
趙南仲丞相入汴日。嘗經宿境。見奇石不忍舍。其後治園溧水第。因語曩事。時趙邦永在旁。退卽負之而

來儼然昔所見也。蓋當時意公所喜，卽令人舁至，轉江而歸焉。公猶憶其左跼闕如，視之果然。適一匠睨而疆歎曰：異哉！當年所失，某適得之，取而脗合，渾然天成。公異其事，而銘之云：昔我于役，在宿之野，煙磊塵阿，應接不暇。維州所宅，挺立翹楚，旣賞而稱，欲去而佇。今我來居，於溧之北，孰爲而至，不謀而得。河浙相望，逸風馬牛，一念所到，造化與隣。工胡運斤，夷於左股，迫而視之，闕如其故。人力攸及，理無復全。疇昔啓之，匠亦有言，執藝函山，留余可績。匪尺而量，匪管而測，乃命之前，乃挈之聯。如磁引鐵，如鸞膠絃。於戲棄而取之，石無所欣戚也，斷而續之，石無所損益也。物各付物，天契其天。我銘此石，莫非自然。此馮可遷之文也。余嘗誌其事於野語，而闕此文，今詳書之。同上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間。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辭，署曰百官箴。文章流別論

李德裕傳，遣使獻丹扈六箴。帝手詔答曰：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舊唐書

張詠性剛急，嘗作鯨鱓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鷓鴣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鯨鱓，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云：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儒林公議

薛道衡傳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隋書

陸德明受學于周宏正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德明服巴豆散遂移病成臯及入朝太宗引爲宏文

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眞褚亮爲之贊曰經術爲貴元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大唐新語

唐武都符載字原之有奇才栖青城山韋南康鎮蜀辟爲支使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於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研人分兩題繞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關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栖韋公特與撰眞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所廢凡有代表愈更恭順劉關之敗也慕僚多罹其禍惟符生以牋奉稟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眞讚可謂有先鑑也北夢瑣言

余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東坡志林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參知政事入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髯戴貂蟬冠像間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靖遂哲王孝理之心海宇阜登一作豐躋斯民仁壽之城公

功渠迪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曠曠不可尙

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魯瓌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語。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復以魯瓌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達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知茂明何故代瓌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是忘乃祖之仇。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樂郊私語

嘗見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榦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玉堂雜記

林子善家藏崔愨畫龜甚佳。朱希真作贊曰。骨爲裘褐。氣爲餼饋。孰令汝壽。惟蟲知天。他日碧波蓮葉上。不知誰見小如錢。浩然齋雅談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芒屨笏杖。縱行三竺。濯足冷泉。爲邏者聞奏。召之。光堯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齊東野語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野老紀聞
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容齋五筆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余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乃志和泊舟之所也。余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禘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號余泊宅之少翁。仍爲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爲泊宅之少翁。泊宅編

案泊宅在郡東四十里。沈場長超諸山環之。澄波千頃。桑麻相接。深秀清遠。最佳處也。村居有二潘先生。文筆秀出。先大父曾造其廬。爲忘年交。觴詠竟日。樂其幽勝。歲辛卯。梅營先大父先君子兩世窀穸。卜吉于此。蓋先靈之所安也。覽沙水之迴環。攀松楸而景慕。遠想煙波散人之風。近緬二潘先生之蹟。他年得賦遂初。結廬於此。自謂平生志願畢矣。二潘先生。長爲笠亭先生。丙辰進士。官贛司馬。年七十餘卒。梅及奉教言。次爲健君先生。丁巳進士。官閩之永定令。循吏也。二公詩文冠一時。而笠亭先生之子尤邃。我友履中壬午孝廉。健君先生之次子也。高才絕人。孝友直諒。梅與同筆研者二十年。每歎其精敏爲不可及。歿時年未四十。屢至其居。迴腸久之。

九齡爲宋之望寫真贊云。使君族兄曰之望者。以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爲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曲江集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於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

絃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鉤奮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楓窗小牖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猗覺寮雜記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因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日有真主。未幾。高宗卽位于應天。王閒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子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蓋自敘其推戴事也。子孫視諸邸。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四朝聞見錄

劉貢父過寶應僧舍。壁有畫山水極妙。貢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整觀。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義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默記

四六叢話卷二十四

檄露布十六一

今夫檣俎折衝。坐而制勝。飛矢走驛。禮在則然。是以籌筆相資。經武有式。幕府膺上才之選。書生策管記之勤焉。夫創禽機振以倏顛。破竹刃迎而立解。善戰籌不戰之利。先人有奪人之心。酈生掉舌。憑軾下城。韓信出奇。傳檄略地。定笮存節。蜀重文園之筆。閉關絕使。晉資呂相之辭。武事而文備。先聲而後實。非所稱師。如時雨。令布疾雷者乎。兵法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漢王責項以十事。隗囂罪莽以三條。此檄之始也。閩外懸於千里。故插羽以飛。軍中辦於斯須。故磨盾立就。其發憤驅除。則詞同祝網。其招徠歸附。則義篤止戈。至其誅渠魁。暴首惡。秉純剛。發犀利。文烈崑岡之火。氣挾溟漲之波。勁語礫肝腸。詆詞窮穢媠。孔璋愈頭風之作。不過數語之誅心。竇王厲牝晨之詞。亦僅兩言之得意。而姦雄覺愧汗之流離。武氏轉咨嗟而不輟者。豈虛也哉。露布者。師出有功。捷書送喜者也。武布文沈。或擬宵零。渥澤匹縑尺版。或取衆著明文。要以偃伯靈臺。洗兵瀚海。作都人之觀聽。狀士氣之飛揚。山立總干舞。乃成於宿夜。戈迴卻景餘。可賈於知方。宣前茅後勁之威。合小怯大勇之義。太師頌其左律。司勳叶夫景風。昔左氏之敘城濮。蒙馬以虎皮。國策之述田單。束刃於牛角。史公寫澠水之戰。長河不流。范史志昆陽之師。猛獸股慄。皆汪洋恣肆。不可方物。若能資彼奇情。助茲壯采。豈不

足張吾三軍。加人一等乎。若于公異作李西平露布。則又敷陳事實。妙極情文。著語不多。九重動色。可爲師法耳。夫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故文心合而爲一。唐宋以後。則檄文在啓行之先。露布當克敵之後。名實分矣。至於敵愾。本屬同途。故彥和以檄然爲先。西山謂少麤無害。若達心而懦。無乃失辭。卽美秀而文。猶爲不稱。必其胸藏武庫。抵十萬之甲兵。律中奇音。振五聲之金石。斯不特推倚馬之才。並可繼摩崖之迹爾。敍檄露布第十六。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元作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元作詰苞

汪本作著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

者。儼也。宜露於外。儼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元作衝風所擊。元作擊氣似樓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

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

元作
有 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壯有骨鯁。雖奸閹。擣養章

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覺傲然露骨。元作固孫改。又一本作暴露。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

鍾會移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敍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蒼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趨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曹改。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元作用。曹改。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文

心雕龍

高宗時。諸王鬪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雞。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搆之漸。即日竄勃。全唐詩話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掠。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眞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

雄。遏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薰楊一作銷燼。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

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耳目記

永昌陵卜吉。司天監相地形勢。謂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歷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幕。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宗得其檄文進之。究治得情。高宗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子崧於嶺外。揮塵餘話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孳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三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歟。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兇悖之賈充。謀及乃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許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摠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價騰踊。藉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札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罔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姦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知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茅。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茲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輟耕錄

東魏檄梁云。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困學紀聞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于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隔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同上

武后見賂竇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乎。李襲吉爲李

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敖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猗覺寮雜記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籥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墮頓。鍾籥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明潤。北岳醫閭。鬼神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閒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貴耳。寓簡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橈。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類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淺。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龜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踣一作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靈鬪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

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容齋續筆

案公異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為掌書記。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

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

國時。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晉仲連為書約矢遺燕將。秦尉佗移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為書。賜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漢有羽檄。長尺二寸。有時加鳥羽。示

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為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於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

枚。臯謂其為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

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為得體。如東萊漢使諭莎車諸國是也。釋文曰。檄。激也。文心雕龍曰。檄。激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辭學指南

冊府元龜序曰。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諭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知改圖易轍。

轉禍為福。誕告士民。使知不得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同上

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貴鋪陳利害。感動人意。同上

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傅州縣檄。出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

覺氣象佳。但所疑者一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如此。漢檄不須四六。

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類。隋唐以來。同上

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賁王檄。鄭收移檄藩鎮。

唐李商隱檄劉稹曰。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盧汝弼檄李克用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板蕩。祖君彥檄洛州云。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同上

袁豹伐蜀檄。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全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同上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尙一作武。文

采者。則甘露沈重。侯鯖錄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敵。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盧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容齋四筆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巖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辭學指南

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

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

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

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任城王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王肅獲賊二三。皆為露布。韓顯宗有高曳長縑。

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傳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為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

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隋開皇中。撰宣露布禮。張昌齡為崐邱道記

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于公異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儼不移。

廟貌如故。德宗咨嘆焉。薛收為露布。或馬上占辭。封常清子幕下。潛作捷布。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

緣起曰。漢賈逵為馬超伐曹操。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

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嘗考。宋書云。楊文德建露

版。馳告朝廷。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同上

柳子厚平黃賊牒云。證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

擒滅。同上

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矜壯。則軍容弱。同上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嘗學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
稹書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論都賦云。

營一作康居。灰珍奇。椎鳴鑼。釘鹿蠶。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祇曾震懼。

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耳目記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鄭清之當國。以游士多無檢束。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植黨叩關。風俗寢壞。遂
行諸州縣。各試於學。趙京尹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
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才。非惟銜豐芑以貽
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彘彘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
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恨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陽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
絨。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
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
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去。齊東野語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卽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

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憑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閒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裂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邕如睦。其挾敵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而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尙哉。鶴山題跋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真耶。行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雨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鷗邊。或行歌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田間書

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尅捷。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密封。惟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有此也。東齋紀事

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器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哀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藝苑雌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於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

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翼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璞全城。使自上露版。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封氏聞見記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迎風。野客叢書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徹之師也。皆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北夢瑣言

四六叢話卷二十五

祭誄十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俛仰而忽爲陳迹。瞻顧而邈若山河。雖達人高致。恒化渾忘。烈士壯懷。憑生曷貴。而脫驂舊館。至人出涕於一哀。化鶴歸來。仙客含悲于千載。太上未免有情。凡民詎能自己。是以素車白馬。言愴元伯之魂。斗酒隻雞。來副橋公之約。作驢鳴而慷慨。斲蠅翼以低徊。竝各抒寫性靈。感傷物故。喪則有輓。奠則有文。其來舊矣。原夫送終崇盡飾之文。知死有致哀之道。祖廷包奠。命宗祝以陳書。孟酒豚肩。布几筵而肅告。撰儀於喪服雜記。而務極其哀。選言于大招招魂。而稍從其質。蓋作者多端。而厥體宜辨。牛羊踐隴。痛可作于九原。臺榭凝塵。悵餘情于宿草。弔古者原本論世。而趣屬撫懷。傷逝者美在言情。而功多敘事。南遷弔屈。賈傅以之擬騷。豐屋弔莊。嵇生以之慢世。士季之醑諸葛。令禁樵蘇。義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此弔古者所爲一往而情深也。至若泉臺玉樹。畚鍤青山。孺子束芻。羊曇尺箠。安仁遺挂。子敬亡琴。饜風虐雪之辰。青楓白楊之路。或神傷而立骨。或死別而吞聲。代三踊以短章。寫九迴于半幅。連篇盈其瑰泣。積字溢其鮫珠。此傷逝者所爲長歌以當哭也。夫工拙異方。淺深殊致。至于入妙。往往動人。嘗深論之。雍門之琴。隣家之笛。非情之至。曷興其感。寂然悵知音之遙。淒然增伉儷之重。非文之至。曷稱其情。情不欲極。斂之而逾深。文不欲肆。善之

而彌厚。有體存焉耳。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醑。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令嫺祭夫。文僅二百字。莊雅之神。長于哀怨矣。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緒繁亂。真摯之情。不事文采矣。設文不及潘。情不如李。體遜劉媛。真愧韓公。索莫寡神。闌單失力。恐荀文若之風流。僅堪借面。杜子春之曲調。未足移情也。傳云。臨喪能誄。古者尤重。誄文馬汧督陶徵士二首。可爲準則。後人飾終。其大者託之行狀碑誌。其細者見於哀輓祭文。厥風邈矣。敘祭誄第十七。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諡。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愍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勸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有脫安有累德述尊。而

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絮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御覽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竝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

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襲元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感。一作惑。從遂

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元作功。謝改。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

隱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

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元作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

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

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一作句從。御覽改。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

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

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卻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

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

當作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誄之區焉。文心雕龍

劉惔傳。孫綽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晉書

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詞甚愴悽。悱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南史

李華傳。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汗爲

古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唐

李道昌唐大歷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邱山有鬼題詩二首云云。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勅令致祭。道昌爲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爛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莫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氏。寧辨賢良。嗚呼哀哉。歎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題於石上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後於山寺之北。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藜茂。詢諸耆老。意不知何姓氏。全唐詩話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據言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復作神廟挽詞云。病一作別

馬空嘶櫪。枯葵一作英已怯一作泣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

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許彥周詩話
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尙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茗溪漁隱叢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甌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林下偶談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臥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辛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此。執白衛王曰。旣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癸辛雜識

夏文莊初諡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諡之正。遂改今諡。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爲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尙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原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諡文獻。洙爲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諡也。於是太常更諡文莊。與他書異。老學菴筆記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書云。三陽旣至。庶草將滋。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

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盤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余。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似之。四六餘話

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野客叢書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佞佞。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歸巋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猗覺寮雜記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蝴蝶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皆實錄也。同上

慶元六年。朱文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於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

其故饜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四朝聞見錄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束縛于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耶。梁溪漫志

梁簡文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困學紀聞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同上

東坡祭范蜀公文。跋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攻媿集

隱逸傳。張愈六召不應。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爲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

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論。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杼詞哽

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宋史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

不及韓。故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臥遊錄

邱道護誄道士曇諦曰。梨柚薦甘。蒲筍爲簋。

筍譜

班固作文帝敍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

野客叢書

汪季路達得御製祭土地文。薰真蹟寶藏之。其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游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天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閒適。余情所鍾。壅培封植。久或力窮。烏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勦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縱。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尙饗。

玉堂雜記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至武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大唐新語

朱弁傳。弁留金。王倫先歸。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

同上

李太尉再貶珠崖。先是。韋相公執誼。薨變於此。今珠崖有韋公山。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祭於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賢相。德邁臯陶。

功宜呂尙文字世推智謀神貺一遭讒嫉遠投荒瘠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綴澗蘋思違秬鬯
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陔從公舊邱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尙知
公者惻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游嗚呼云云 雲溪友議

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牀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可據甚以
爲窘忽思周丞相爲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於
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云然則牀婆子名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子舍舉子見蔚孃行此禮
因記之 開話錄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
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
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
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鬪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飢則附曰忠自
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何委羽歸魂鶉尾借號有烏來朝無
雉漸肯爲儀歷仍輝紀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置筆 楓窗小牘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
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彥周詩話

蔣重珍伯父能禪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前以爲空不必重死後以爲實此語極有味 浩然

齊雅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廌爲文以弔之曰。道。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其詞該而美。石門頌跋

杜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世祖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東觀漢記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鱸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能曉也。墨莊漫錄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得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尙主之故。欲致祭。遂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

在京。卽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

策式播謳謠奄逮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尙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威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尙饗

因話錄

蓮嘗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閒也之句冰華丈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閒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在周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春渚紀聞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益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漁隱叢話作

蓋將信疑

明明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臨漢隱居

詩話

吉守李彌遜立公祠於郡庠杉溪劉才郡撰奉安祭文曰陰虹吐氛暫翳圓景斗於星中孤光炯炯洪河潰溢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屬時多艱遠歷中否乾維坤軸艤桅輕彼蠢蠢而貪生望我兵而風靡堂堂忠襄鐵石肝腸錫矯矯兮人中之龍其皆屈節於犬羊蹈九死而不悔豈憚夫凶鋒之與逆鋒卒抗憤而玉折激勞烈以遐彰云云建炎己酉敵騎渡江主將胥遁守輒屈降敵欲脇公百計俱設書字於

紙示以死活。公直奮筆。就死不懼。敵知志終不可回。遂肆殘毒。梁壞山摧。勁氣旁激。地裂天開。萬身莫贖。嗚呼哀哉。相彼秦華。擄天獨出。烈日秋霜。下肅萬物。惟公之節。冠山跨日。奸顯逆齒。生死愧恨。忠胸義膽。聞風爭奮。惟公之功。啓迪興運。云云。困學紀聞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

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晉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二妃罹恨。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于白柰。是時后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容齋四筆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案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大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野客叢書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循州而殂。菊巖芙蓉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山房隨筆

廖明略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

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圮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天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弗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略生平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四六談塵

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闕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皆辭其書。遂以命趙叔簡書之。同上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蕭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尙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陷敵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南宮。明略戡難。丹誠殉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讒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邱。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洲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嘗陷絕域。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洲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同也。

大唐新語

四六叢話卷二十六

雜文十八

能文之士。無施不可。多或累幅。少卽數言。修短不可以加損。珠玉脩成於咳唾。蓋物相雜。而其文以生。亦體屢遷。而惟變所適。雖無當於賦頌銘讚之流。亦未始非著作文章之任。則雕龍有雜文一目。叢話仍之。夫雜物撰德。括爻繫之大全。雜服博依。究詩禮之精奧。繡緞紺絳。織文有雜組之華。珞璫玳瑁。衝牙叶雜佩之響。是知道在稊稗。小而莫破。言無枝葉。寸有所長。嘻笑怒罵。可誦而傳。橘柚粗梨。竝適於口。洵詞人之能事。亦文苑之奇觀也。文心所綜。厥有三焉。一曰答問。始於宋玉。假物送難。託喻申懷。至解嘲肆其波瀾。賓戲嚴其旗鼓。此後踵述雖多。莫之能尙。若韓昌黎進學解。則雄奇傑出。前無古人矣。一曰七發。始於枚乘。原本七情。故名七發。觀濤之作。浩瀚縱橫。詞湧濤波。氣軼江海。信乎奇作。自後擬作甚多。傅咸爲輯七林。然惟柳子厚晉問一篇。精刻獨造。追軼枚叟。他若子建孟陽。亦同塵土矣。其一則猗彼連珠。委同繁露。珠以喻其輝之灼灼。連以言其珞之纍纍。參差結韻。比興爲長。倘興情罔寄。則圓折而未見走盤。比義不深。則夜光而猶非綴燭。惟士衡子山。意趣淵妙。徑寸呈姿。闌干溢目矣。此三者。文心之所列也。若乃潭潭啓大壯之規。莫莫表扶傾之業。美輪崇兔。善頌合賀。燕之歡。烏革翬飛。斯干兆維魚之吉。則有所謂上梁文者。又若春朝合樂。聖節呼嵩。雲龍萬

品之在庭。匏竹鈞天之入夢。又或幕府開樽。台階弭節。紅豆催玲瓏之唱。烏絲寫幼婦之詞。備以儷詞。諧茲雅奏。則有所謂樂語。致語。口號者。象簡霓衣。道家之祕錄。貝書梵夾。內典之真文。鸞鶴吹笙。鹿盧引躡。香花蓋鉢。水田披衣。振法鼓而升衆香。傳步虛而聞天樂。一誠所感。齋潔遙通。則有所謂青詞。疏語者。堯有封人之祝。而羣方聳觀華之思。壽居諸福之先。而五老協告期之慶。雖同上林子虛之談。不失萬國歡心之義。則有所謂五方老人祝壽文者。至於娛意率情。命筆遣墨。枕流漱石。鷗鳥同盟。雲氣芝英。點波生態。則又有若劉峻金華山棲志。索靖草書狀者。夫片鱗寸爪。皆含變化之姿。三脊兩極。盡入還丹之用。識尺捶之莫窮。究危言之日出。推而暨之。而文不可勝用矣。述雜文第十八。

張均。丞相說之子也。說最鍾愛。其情見於岳州別均之詩。說爲丞相。知官考。均時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於潤色王言。彰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全唐詩話

案均能文。爲大理卿。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免死流合浦。

王義方傳。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旣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唐書

後主常製却登高文曰。玉筯澄醪。金盤繡餠。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同幸。而秋光之待裊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悵

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翦菊。長裁羅被翠爲袍。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云云。陸游南唐書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淺

一作淺

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事曰勅。榜文

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羣臣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道曰青詞。釋門曰齋文。聞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宜勞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改榜號。簿隊曰讚佛文。疏語後。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于學士取眼兒歌。僞學士作桃花文。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楊文公談苑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筆記杜鎬尙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曰。慎寬之詔。沈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

音寬之詔。出毛詩哀郢之意也。慎寬傳寫之誤耳。丁晉公談錄

余游儋耳。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余索

讀之醉墨歆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夜話

燕邸萊洲洋川公家。裝裱褫古今畫爲十冊。東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

窗淨几。有坐臥之安。夷堅志

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敍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草堂。上梁

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

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苕溪漁隱叢話

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

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四六之工。在於剪裁。何必以全句對全

句爲工。四六談塵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

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維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

人許其剪裁。同前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于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高下。而爲亭榭。所

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

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

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

咏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煙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鷗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闊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齊東野語

後魏溫子昇。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困學紀聞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正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同上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鳥不鳥。鵠不鵠。戰國策可以爲對。若璩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同上

傅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同上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同上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同上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

姜粵誌。同上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於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同上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藉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同上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良八之占。名對也。同上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光俞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塊大。旣食之。嘉其種。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春渚紀聞

張敞傳。長安中。浩穰。註。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曲荷恩澤。方尹浩穰。旣殊有截之權。合首無彊之祝。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上聲。野客叢書

辨官本法帖。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僞相半。東坡題跋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刻文。似賦似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夷父虛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慚。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趨鬼驟。金歟。玉歟。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僕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許彥周詩話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我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似姦。

邪。冷齋夜話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卽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余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同上

向余避地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余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鞋竹杖杯盤。草草何慚。野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歡。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勿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輟耕錄

王惟忠爲閩帥。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人。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走。晦遂甘心焉。旣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遂興大獄。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寃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醮以謝過。青詞有云。閩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怨於冥途。蒞職栢臺。盡出同僚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隙之疑。未幾暴卒。繼卽余晦患瘵癯。繞項墮首而死。可畏哉。癸辛雜志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宴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闊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擔赫日上青天。謬爲恭敬如是，而中實不然。揮塵餘話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有雨，牡丹蓋十數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牡丹譜中全語也。揮塵後錄

先大父大觀初守九江，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主簿，迎待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稿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或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爲句句着題，薦之於時相，已而中詞科，聲名籍甚，同上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章齊休事亦全用也。老學菴筆記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費耳集

楊冠卿館於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袞繡之

東歸薄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同上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計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樂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送數十里外。啓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齊東野語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麾。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酤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句。一作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

勸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盃。極摹寫之妙焉。旣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蕙苒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漏禁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搔着癢處也。浩然齋雅談

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釀酒以招之。蜀士張汴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焚香。有蘇州之雅淡。仰天拊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同上

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余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容齋四筆

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可謂奇語。同上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泰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朔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容齋五筆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虜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

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奪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大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于其葬也。告於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同上

案坡意歸功神宗。則指蹤句乃人臣語。頗爲語累。非千慮之一失乎。

東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宏農得寶歌。注皆不載出處。嬾真子錄。嘗記開元中。有劉朝霞獻俳文於明皇云。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希通錄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買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三朝野史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會參易簧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余得之於從伯父彥遠。老學菴筆記

案宋人說經如此。此八股所濫觴也。以義制禮四句。宛是兩小比矣。義精辭確。故荆公爲制義之始。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功參微管。陳蕭沉表曰。功深微管。傅亮碑道。

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
野客叢書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
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僕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
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同上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淳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
輸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擿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
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宣仁臨朝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
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旣而亦出守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
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遙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
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愷悌。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
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蓋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大異。蓋有命也。程史

案岳氏以東坡及葛二策如一。而禍福有異。歸之于命。固也。雖然。亦緣東坡名重故爾。是以盛名之下。
不可不慎。

送窮文小黠大癡。案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爲大黠。小黠爲大癡。困學紀聞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爲教官。作

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攻媿集

薌林居士文集序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尙友前賢類此。標致

可知矣。同上

跋姜氏上梁文。藁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宜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同上

答杜仲高書云。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同上

北行日錄。入東京。賜宴口宜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元。適冒寒威。宜加宴勞。再傳口宜云。卿等來朝歲旦。遠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賜東館宴口宜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嘉勞勩。宜錫芳甘。賜銀合湯藥。敕卿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冲和。至燕賓館。白琮賜宴。李顯金賜酒果入。張鉉撫問。琮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顯金云。遠乘輶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勞勩。鉉云。會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薰賜宴。完顏高賜酒果。倬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牽之賜。薰云。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新樂縣賜宴口宜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

命改轅。价藩弭節。宜頌寵賜。增重皇華。

同上

輝平生四泛大江。備嘗艱險。每遇龍祠。薰鑪瀝觴。惟謹。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腳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歸舟後。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倘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尙可薦於豚蹄。一聯耳。

清波雜誌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復有戲作文彈之者。云。范蠡越則謀臣。吳則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碓。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逃。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踪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地。豈容著不共戴天之仇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

同上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

賈師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皆諂詞。嚶語也。郭應西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畫。甘雨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係定。虹玉腰圍。閭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曾參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請三月三日。蓋頌其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

齊東野語

太傅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寓公咸在。吳以題梁遜龜年黃公。公卽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神。勾陳之位。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略不經意。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旣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宋名臣言行錄

張南軒寢疾微吟云。含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慎終之理。疾革。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同上

聖明乾德。蜀主出降。二月。除呂公餘慶知軍府事。先是蜀至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聖誕聖。節號長春。先兆皎然。茅亭客話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李謂溫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辛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北夢瑣言

杜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也。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涓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致詞于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玉壺清話

張鑑南湖集。附錄捨宅誓願疏文。

案此文從石刻對錄。凡剝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乘填補。小字側書以別之。

大乘菩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張鑑。右鑑一心歸命本師釋迦牟尼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西方極

樂世界阿彌陀佛。十方法界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大梵天王。帝釋尊天。四大天王。韋陀尊天。守護正法。天龍八部。大權聖衆。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祠廟神祇。伏望不離真際。普賜證明。鎡恭以欲導羣迷。必闡揚於佛道。將興遺教。宜建立於僧坊。勝福難思。契經具載。鎡生佛滅後。值法住時。幸務無上心。願學第一義。念真乘難逢。于曠劫。思慧命嘗續于未來。助行欲妙於莊嚴。隨力當施於利益。深心所在。至願方陳。閻浮乃衆生選佛之場。震旦多大乘得道之器。教法東漸。而獨此爲盛。祖師西來。而其傳不窮。由是衆多之伽藍。徧我清淨之國土。或居名山勝地。或居赤縣神州。皆古德之所興。實檀那之自創。伏遇主上。體佛心而治天下。崇祖道而護宗門。惟錢塘駐蹕之方。乃寰宇觀光之地。昔相國會聞十禪之建。今在所未見一刹之隆。如來演教于王城。蓋居精舍。宗師接人於鬧市。可乏藜林。都民膠擾。而罕聞說法之音。衲子往來。而靡有息肩之處。慨斯闕典。久矣經懷。昨倦處於舊廬。遂更謀于別業。園得百畝。地占一隅。幽當北郭之鄰。秀踞南湖之上。雖混京塵。而有山林之趣。雖在人境。而無車馬之喧。爰翦荆榛。式營棟宇。勞一心而經始。歷二歲而落成。念勝處可作精藍。而薄德豈宜於大廈。顧棲身之尙賴。姑假舍而寓居。浮生自歎於艱虞。幻質累繫於疾疢。求佛祖之加被。祈天龍之護持。增長善根。銷除宿業。年得踰於知命。運獲度于多災。必法尊經。變穢方而成淨域。定依前哲。捨居宅而爲梵宮。用分常產之田。永作香廚之供。願主席者。皆有道行。使挂錫者。咸悟心源。爲東方立光明幢。與末世洒甘露雨。插艸不離于當念。布金何借于他緣。言弗苟陳。誓無終悔。鎡竊慮事有多障。時不待人。先期或至於報終。異議恐紛於身後。宗族長幼。朋友親姻。或稱亂命之難從。或謂名教之有害。引屈到嗜芟之說。諂王且削髮之言。壞我良因。奪我素志。以至恃勢力

而求指占由賄賂而請住持。輒汗招提妄談般若。若是出佛身之血。是斷正法之輪。死當墮于阿鼻。生亟遭于奇禍。特將此誓痛警若人。俾革一時之狂心。勿受歷劫之懃苦。蓋念起立塔廟。飯食沙門。流通大事之緣。成就圓機之善。恭願皇圖鞏固。睿算增延。期永措于兵刑。庶宏持于像教。上薦祖先父母。次及知識親。八難三途。四生九類。悉資薰而獲益。總解脫以超輪。廣此願心。周乎法界。作菩提之妙行。爲淨業之正因。佛國俱空。畢竟首登于極樂。法身非有。不妨面奉于彌陀。普與有情。同成此道。謹疏。南湖集

劉祁歸潛志附錄元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窮於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舉。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于旣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于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于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于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于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轂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敵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

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贊。占松聲之一邱。近桃花之三洞。東牆西壁。無補拆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益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嵒。尙愧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章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云云。歸潛志

案歸潛志有錄崔立事一段。文多不載。此其附錄。當合史鑑攷之。可知其體要。而遺山文特瑰瑋雄麗。大家筆墨。故自不同。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狐邱。寓誠獮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四朝聞見錄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此強陽。歐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輕。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熾。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墜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楓窗小牘

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爲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觚。

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允啓事數千字。上自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殊非簡略所有。儒生中通變者鮮矣。北夢瑣言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四六話

懷東游至翠微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出世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僧寶傳

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止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僧號不託。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拈住曰。如何是佛。不託擬議。端趨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託。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

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同上

陳氏曰：京鎗帥蜀。上已出遨。楊奇爲樂語曰：三月三日。豈無水邊麗人。一觴一詠。亦有山陰禊事。又云：良

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一時傳誦。文獻通考

月泉在德清縣慈相寺。出石罅間。形如半月。呂東萊疏云：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尙懷全璧。久矣

寶匳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清寒。被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佳文饒之運。湖州

府志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

隨侍。曾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澠水燕談錄

丁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于衆口。至南海有

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五總志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志。其文富有妙語。研北雜志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

書之奧。紫薇詩話

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元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栖山志曰：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

卿相。楚辭天問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

孟子以爲不然也。西溪叢語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麩藥。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蓋無此。過庭錄

孫宜公諱爽。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壁上。

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淳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繩水燕談錄

案寒家出宜公之後。自宜公至大父行三十六世矣。梅聞之伯兄。伯兄聞之叔祖宮允公云。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

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鶴林玉露

嘗記殿司薦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

山東。出山西。再作乘時之將相。隨隱漫錄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禳禱之典。青祠末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尙祈神力。

蓋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山房隨筆

建州大中寺餘慶長老再開堂疏跋尾。右疏先太師夔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

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呂參政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乃請往大中寺。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師已遷化。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盡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李忠定公集

附疏

法門差別。善財勸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摩露西來之旨。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發前邨。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挂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爲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爲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昔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況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乎輿願。宜遂演乎潮音。肯令雞嶺曇花。不開閩嶺。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李嗣真直宏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宅廟。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穎沙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抹一作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以下戰慄。一作遽召嗣真。咋筆立就。一作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

灑

戰候

成

而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爲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大唐新語

武肅將築捍海塘。患江濤衝激。命強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禱之曰：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旣而濤頭遂趨西陵。吳越備史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椽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稿。羅隱。湘南雜稿。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警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題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論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怪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此牒今藏于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容齋三筆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猗覺寮雜記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差此南

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公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

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讖。困學紀聞

叟作降虜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璵案。降籙實出卻正手。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尙乖龍潤之祥。野客叢書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

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古。最官至青刺。大唐新語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旣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參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門。翩翩羣舞。卻從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閩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華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粧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被於高禩。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未若東坡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

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義。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不可跋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不懋敏。若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烟。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巖。九陌瑩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墨莊漫錄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雨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閒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仁宗聖性節儉。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耳。四六話

伋在建業時。華藏寺一老沙彌法光。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尙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他日寸絲不用。挂此酬恩。四六談塵

王叔言子游守召與伋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同上

連珠

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瑣語。鑿為連珠。

玉海作揚雄覃思文闕。碎文瑣語鑿為連珠。

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文心雕龍

自連珠以下。擬者閒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子之顰矣。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同上

三輔決錄注。趙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蔡邕傳。著連珠。文苑傳。毅。劉珍。並著連珠。文選。陸機演

連珠五十首。傅元。敍。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合於古詩。諷興之義。玉海

文選注。引揚雄連珠。杜篤連珠。宋庠撰連珠一卷。做陸機之作。同上

隋志。陸機連珠一卷。何承天注。文選劉孝標注。謝靈運連珠五卷。陳證連珠十五卷。黃芳連珠一卷。梁武連珠一

卷。沈約注。約謂金鑑互。騁。玉狀並馳。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邵陵王綸注。又陸緬注。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南

齊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同上

唐志。謝靈運連珠集五卷。梁武帝制旨連珠四卷。陸緬注十一卷。康顯海藏連珠三十卷。同上

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同上

武帝賜到。既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

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南史

案蓋漑之孫鏡之子也。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傳元連珠敘

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記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演繁露

七

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發

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于宏壯。仲宣七釋，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景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賸，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楊云當作髓。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

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惟七厲敘賢，歸於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文心雕龍

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水經注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案左傳，成公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何昶瞻曰：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

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般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同上

厚字。狼口切。元和聖德詩。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易林頤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枚乘七發。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臠。

音昌

脰臞肥厚。

芥隱筆記

丙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於陸。爲鴻漸於遠。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西溪叢語

案爾雅。山有穴曰岫。嘗因是而觀諸古。如淵明雲無心以出岫。徐幹七喻云。棲遲乎穹谷之岫。其意皆如爾雅之言。所謂山之穴也。然或直以岫爲山。相承誤用。謝元暉云。林表吳岫微。張平子南都賦。岫繚繞而滿庭。是亦以岫爲山。又在元暉之前矣。

考古質疑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案。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附以革華傳。至

于近時雜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容齋隨筆
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余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容齋三筆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胄。一作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

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之者。容齋四筆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敘風土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正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鍊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水壘吳氏潤泉叔倫戴堤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氏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爲無歎余偶於故簾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容齋五筆

案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梅時在薇省。進呈典頌一篇。系以五詩。亦八日而成。雖文思淺薄。無可舉似前人。敬惟聖德神功。照耀千古。於以罄管蠡末技。附于衢壤之遺。則託義更崇。非若晉問七談。徒以一都一邑相誇美也。

漢樂安相李尤字伯仁。作七疑云。橙醯筍菹。筍譜

魏侍中王粲作七釋云。越鱸涼拘金。一作筍菹菁 同上

梁簡文帝七勵云。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菹。又春晚賦云。望初筮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同上

沈約製郊居賦。其閒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鷗。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作平聲。蓋約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辨亦曰。建雌霓以爲旗。野客叢書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閒蜂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蜂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蜂蜜處。如張衡七辨云。沙餈石蜜。乃其等類。同上

枚乘作七發。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馬融、張衡、作七激、興、依、疑、說、獨、舉、辨之篇。傅元作七謨。又集七林。曹植作七啓。并命王粲作。張協作七命。陸機七證。劉劭七華。顏延之七釋。沈佺期七引。玉海

唐志卞氏七林集十二卷。同上

隋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謝靈運七集十卷。同上

八月既望。江濤潰湧。屹如雪山。傾動地軸。惟餘杭郡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汜者。岬然足馘。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駕蛟龍。從
大白。蹈壁衝津。橫奔似雷行。弭節伍子之山。聲如雷鼓。其狀似矣。此真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
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寓簡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子虛等。皆談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韓退之乃作
陸渾山詩。極於詭怪。讀之便如行火所燧。鬱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理。
未可與語性空真火之妙也。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十七

談諧十九

自來慧業文人。筆舌互用。顧以口吻生花。難於毫端。浣露者取辦於俄頃之間。涉趣於無方之域。自非積卷填胸。靈機脫口。思滯則失敏。才儉則鮮通。口才筆才。熊魚不能兼嗜。世說俗說。洩勃亦所取資。匡鼎解頤。談不廢諧。季主捧腹。諧而善談。至若抵掌華屋之下。絕纓優笑之傍。聒四筵而旁若無人。喙三尺而舌不留語。有是哉。談固游揚之助。而諧亦滑稽之雄乎。魏晉而下。善清談者尙名理。非叶宮商。務談諧者多微言。寧成組織。自選舉盛行。詞華聿振。步搖條脫的對天然。戰栗羽毛。敷言殊雅。北海之美。順流而靡涯。東吳之哈。引伸而莫竟。譚辭璣語。蔚映吟壇。熱熟杜園。流傳雋永。是則談何容易。或見巧於困難。諧乃不窮。更應機而鬪捷也。雖然。談有虛實之分。諧有雅鄭之異。樵夫騰笑。曾何慕於羣居。虛與實之分也。白圭自箴。聊游情于善謔。雅與鄭之分也。是以富鄭公辨酬累卵。樽俎增輝。唐舉子響答三條。風簷生色。閒徵雅令。蒐經史之英詞。偶寄春聯。得沂雩之佳趣。是實而非虛者也。至若楊尤以厥姓互嘲。時父以其名相戲。或裁翦經文。而不切本事。則無工。或杼軸新意。而都無成處。則不貴。此虛而無實者也。東陽芭蕉之彈。何郎鮑蟹之議。固已獨出巧意。不蹈古人。又東坡試穆父以傀儡之制。西山戲梅亭以竹夫人之封。並不假耽思。立抽妙緒。自成文理。頗耐研尋。斯

皆雅而非鄭者也。他若顧兔續貂之句，犬蹲鴟拂之詞，徒增嗤噱，無益心思。是又鄭而非雅者也。學者遺其虛，課其實，肆其雅，放其鄭，剖讒射覆，踵嘉文於前，逐貧送窮，振芳塵於後，庶幾談非復先生之常，而俳不為聖人所禁也哉。敘談諸第十九。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譙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

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

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一作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鋪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嫫元作媒謝改

弄，故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元作大因俳說以著笑元作茂孫改，書薛綜憑宴會而

發嘲調，雖拊推疑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一作相

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

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茂未改胥靡之狂歌歎。文心雕龍

宋清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

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兼言

石資政立好諧謔，揚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

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歸田錄

羣公對雪。尙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雲仙雜記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未送。肇有啓謝曰。巨鼈最屬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

一作處上。巨

鼈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據言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三十四者。皆俊性者是也。張無盡過黃州。黃

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一作住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

爲小賦云。道得微草。鄭趙。姓稱孫姜。閔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側。三英粲兮。春渚

紀聞

案先生謂坡公也。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詞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梁溪漫志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老學菴筆記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鬢，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鬢，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墨客揮犀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聞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同上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义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闕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齊東野語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尙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于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誚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寓簡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

已是青山獨往探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條不見

同上

余童子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一日余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

游宦紀聞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鑄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老學菴筆記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陞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

避暑錄話

案石林此論大謬詞賦固以的對切事爲上要歸於雅飭乃佳如唐人尺波賦曰躍宵威之鯉半未能容巧而尤雅故爲妙絕如成湯云云更成何語可謂效西子之鬢學邯鄲之步者矣況天下未有文體可笑而猶得以對偶用事見長者也石林誤矣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鬢若緣坡竹注王褒鬢奴詞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青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鬢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所作褒所著者僅約耳

野客叢書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余以爲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比者。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萌芽此意。其間如曰。自結繩以至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同上

治平中。御史有抨呂狀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遊疊嶂之間。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笑謂言者曰。軍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湘山野錄

孫樵送茶與崔刑部書曰。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聞一作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

之鄉。月潤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清異錄

往時科場。例寬試官。有在簾下看舉子作文者。故傳三條燭盡。燒殘士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之語。但場中不許見燭。豈有試官自謂三條燭盡之理。此蓋五代夜試時事也。五代時。竇貞固謂書短。舉子文字難了。因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亦夜試之詩。于此可見矣。雙廬閒評

用鹽磨麵。見六朝宋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回衡。迅若轉電。猗覽家雜記

何允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旣議曰。鮓之就腊。驟于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艸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於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鮓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曰熬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恐鮓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釣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膾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椒。紆蘇佩纈。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蘊之中。逍遙朱唇之內。啣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酉陽雜俎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南唐近事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後山詩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辭辨縱橫。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

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漸鴻所道。乃出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六一詩話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夏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夏。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余嘗以其語戲作一聯。一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合球瑟以無

聲。此亦可以一拊掌。捫齋新話

余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工主簿之館。沈以余買飯於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概。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余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幸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箇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容齋四筆

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篋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

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旁鷓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鷓拂也衆大笑乾闥子

錢穆文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舉令穆父得僦傀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僦起於王家也復齋漫錄

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趙令時字德麟東坡作秋陽賦云趙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土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別處使不得同上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靳春縣君祝氏可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其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稱賞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閒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鶴林玉露

案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公甫以學士當筵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時方有蜀警人咸賞其中的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同

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刺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敍其意。略曰。弊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情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刺利。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同爲青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諛。延之嘗曰。

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鶴林玉露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啓。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侯鯖錄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

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同上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

君之容。試官大噓。談苑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

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明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

門乎。滿座大笑。湘山野錄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

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游。有宋佳話

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遼使者云。蚤登箕子之峯。危如累卵。答曰。夜宿文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

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

玉蓮詩話

倪苦心爲新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郎中邁邁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盛如此

全唐詩話

案邁謂滕邁也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咨議參軍幼聰明卽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雞肋編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蕙遠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閔哂

據言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晏丞相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少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東軒筆錄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歎伏

雲麓漫鈔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脛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錘之鏢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皇之皇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

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

貴耳集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閒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癥。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寢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旣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歸潛志

四六叢話卷二十八

總論二十一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清言入妙。尙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垛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曰空疎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旣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晝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尙質亦尙文。翦綵爲花色。香自別。惟白受采。眞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據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儷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瞻。豈識其爲四六而造端歟。踵事而增。自然之勢耳。六朝以來。風格相承。妍華務益。其間刻鏤之精。昔疎而今密。聲韻之功。舊澁而新諧。非不共欣於斧藻之工。而亦微傷於酒醴之薄矣。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五雲太甲。千古莫識其原。七曜中階。一公僅通其說。而落霞孤鶩。妙極天然。畫棟珠簾。非由故實。所以多多益辦者。乃其乙乙獨抽者也。至擺落四六恆蹊。一追古文。超妙實歐陽倡之。而蘇王繼焉。跡其高文淳意。罔弗牢籠。至於餽字助語。皆有成處。惟其煙墨之滓。千洗而無痕。芍藥之和。一啜而畢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微博極羣書也。然則畫家有南北二宗。禪門有頓漸二義。各有歸趣。微得端倪。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迴文而成七裏。必得錦機以就。

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綬。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隸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經。九經苞含萬彙。如仰日星。諸子總集百靈。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經之說也。南朝之盛。三史竝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擗攢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筆意是求。而惟辭之尙。非無纖穠。謂之勦說可也。若非經史是肄。而雜引虞初。非不與博。謂之哇響可也。錄集諸老先生之說。而輒附管見。如右敘總論第二。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四京雜記

杜銓傳。銓族孫裕。字慶延。位止樂陵令。子正元。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惟正元一人應秀才。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竝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北史

庾信傳。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周書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寶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全唐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繭。風儀端秀。有若冰壺。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王蜀先主圖伯。屈致幕府。先俸節度判官馮涓。俟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鞫寓成都。爲侯公軫恤。甚德之。其辟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北夢瑣言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章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稿。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同上

唐相國裴公坦。一作恆大和八年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鄂縣別墅。三年肄業。

不入城。歲時恩地。惟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同上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概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閱。擬枚乘七發。

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山谷題跋

世傳孔毅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有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沖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夫所作，蓋魏泰碧雲賦之流耳。容齋隨筆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敍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穿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韉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雎，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

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旣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羣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調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同上。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曰。閱勞以事。聖王隆禮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太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能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尙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驚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象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鑒於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積一作縕紛之貶。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

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事。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議也。嗣漢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旣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蒼。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詔曰。見覲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都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卻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趨長沙之召。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維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孰敢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俟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貌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座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有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海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磾仕漢。稅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槍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城侯國之封。自今

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者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娶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珽詔曰。閩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尙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畫。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謨。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以往爲霖。憂端未蕪。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章書記詩句。偶爾整齊用之。故併記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不足爲外人道也。同上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告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詔制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

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鴻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已過矣同上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沒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容齋四筆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賤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因又作他用者兩三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爲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隆節致語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

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同上

自屈原詞賦假爲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取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徇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先生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容齋五筆

李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譎怪則李商隱。蓋以此。郡齋讀書志

商隱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尙也。宣和書譜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宣公語。字文叔通詞也。
四六談塵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宋五代之氣。又喜用

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益工。但傷巧爾。後山詩話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旣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聞見前錄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自嘉泰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銜袖書啓。亦廢。文人才士。無所一作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是也。不過人主上宰相

一作一啓耳。初無王言訓誥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慚於東坡。如改元災異罪己諸詔。豈不有臣下

愧於陸贄。因讀陸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尙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費耳集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曰。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

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閒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

齊東野語

跋熊舍人四六後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

語放翁題跋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不速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

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宗一作考欲爲而

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知一作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

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惓惓於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

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

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四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中書舍人四字一作

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

章先志而弭後變一作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及於

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

姑爲是詞也鶴山題跋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石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後山詩話

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體。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彥周詩話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同上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雲麓漫抄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野老紀聞

石林凡看書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同上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者上。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論平淮西碑。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氏敘謀帥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相如美人。本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本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一二舉也。續歐敏說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獮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西軒客談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於奧澁。皆熟則無工。四六話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大歷四年。裴冕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

百姓之瘡痍未復。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表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

乃李吉甫彬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盲疾賦。晏公亦云。

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

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

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佚多矣。困學紀聞

鄭毅夫。若璩按。毅夫名。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

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温泉銘。小山。同上。賦之類可見。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云。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案。雕龍又云。同上。易字艱於代句。

辭學指南。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公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甄。

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同上

攻媿樓公曰。申錫赴宏辭。多用奇字。已在選中。用倦執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同上

徐子儀試垂中。以一字疑。再試以一事疑。同上

倪正父曰。前人援引經語。欲合律度。截長爲短。避重就輕。一字之間。必加審訂。同上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屨。憑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子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腦辭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釐降二字。侂冑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葦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大無禮。洪景盧草葉禺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胡云瞻儀。而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答書。用隣壤交權。不免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

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可如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議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同上

夏文莊曰。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咏言近而旨遠。同上

黃山谷曰。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同上

廖明略曰。四六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同上

朱文公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使用著。同上

韓子蒼曰。爲科舉之文。已略倣依三代之體。則他日遣言立意。自當不愧古人。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同上

西山先生曰。傅公景仁以詞學進。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也。昔雲龜述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文亦云。同上

汪彥章謂傅自得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同上

辭學指南序。博學宏詞。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即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

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由此選。制舉又有博學通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殫文

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翰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

國。文藝優長。文史兼優之名。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

皆以衆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誡。諭。序。記。亦許用四六除詔誥赦勅不

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以上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以上依古今體四題分兩場。歲一試之。大

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辭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場。內二篇以歷代故事。

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蓋質之古。以規記覽之博。參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職方

員外郎陳璘奏。歲試不無幸中。乃有省闈附試之詔。由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請別立一

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詞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

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先是惟有科第者許試。至是不以有無出身。皆許應詔。先以所業三卷。每題二篇納禮部。上之朝廷。下中書

後省考。其能者召試。其取人以三等。蓋是科之設。紹聖欲取華藻。大觀俶尙淹該。爰暨中興。程式始備。科

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諂誇大之辭。競駢儷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

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詠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辭學指南

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詠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辭學指南

後村劉公曰。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胥失之。同上

東萊先生曰。作文固欲多。不甚致思。則勞而無功。不若每件精意作三兩篇。謂如制文武。宗室。建節。作帥。各作三兩篇。其他詔。表。箴。銘。頌。贊。記。序。之類。亦事事作三兩篇。皆須意勝語贍。與人商榷。便無遺恨。則能事畢矣。初作文字。須廣以示人。不可恥人指摘疵病。而不將出。蓋文字自看。終有不覺處。須賴他人指出。凡作四六。須聲律諧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李漢老曰。爲文之法。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便定。後來長進。只就上而添得些子。筆路則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杜牧之曰。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采爲兵衛。陸士衡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李文饒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朱文公曰。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韓柳答李翱。韋中立書。可見其用力處。歐陽公曰。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同上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者。危亂傾覆之類。通考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申。一作謝爲敘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雪詩于扇。亂飄僧舍茶烟溼。改亂飄爲輕飄。清波雜志

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同上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語。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

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待用。不問切當否。一作其 麤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避暑錄話

案此條論駢體之弊甚當。又案穀山筆塵云。漢唐贈答詩。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以當之。近代之詩。必點出姓名官爵地名。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其論亦切中。并錄之。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一作 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

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賢。釋誨。一作 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

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間。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諸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同上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

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登雲叢說

左傳。晉鄭焉依。今讀爲延字。非媽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爲媽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野客叢語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則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末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慚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其見稱如此。同上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古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

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關於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歸潛志

洪氏遺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神。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於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奇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滌之爲廷評。明於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註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敍末。但略云。亦有一

劉字

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祕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爲疑。又

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於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於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眞文忠公。席閒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

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

原注 徐字

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

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真異等，而未篇

贅用周禮巫

原注 音維

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

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真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

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於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四朝聞見錄

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與郡

一作 羣

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

生著爲進卷外藁，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

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

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

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

定間。雖先生本無意於嫉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

之文，蓋得於里人張彥清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

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亦烏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曰：陳平之智有

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謫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既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同上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推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幙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於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同上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作四六談塵，王性之，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然談塵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服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道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仍爲作

謝啓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案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某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於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梁溪漫志

蜀中石剡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劉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於逐旬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曠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邛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同上。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還西京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

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舉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樂城遺言

學士備顧問。司典誥。凡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辭學指南

葛文康公曰。記問之博。當如陶隱居。恥一事不知。記問之審。又當如謝安。不誤一事。同上

詩書須節一編。以備四六之用。長句作一處節。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學有緝熙於光明之類。四字作一處。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載之類。兩字作一處。

如鳴春。若時。同上

燕及之類。

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大唐新語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藜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執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同上

洪邁忠宣公誥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在鄱陽居。先公在仕路。亦相善。其兄适丞相。遵樞密。先公亦與之相善。澗泉日記

雲龕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未甚古。雖欲敘事。卻傷於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於黃州。同上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荆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同上

揚雄作太元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機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退之進學解。乃同於客嘲。近代歐陽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於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所自來矣。
珊瑚鉤詩話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卽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卽與司馬子長并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蓋得文章之全者。瑞桂堂暇錄

約房之府君旣卒。貧無以葬。好事者爲作一疏求賻。平淡簡易。截斷衆流。其起聯云。有喪未舉。行道之人。忍聞。見義不爲。秉彝之天安。在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聯芳媿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執若句平。而字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如近世徐耕莘辭。那倅請觀禮書末云。招非其招。士固且爲小相。役則往役。我未免於鄉人。時以敕役不及。

赴也。用事切著，對仗無出其右。詩詞餘話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捫蝨新語

北海先生文集序，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忍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用古語，以爲奇崛，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於今行之。攻媿集

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姻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詞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賜坐，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瀨水燕談錄

案忠定，乖崖先生諡也。

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似一篇好策耳。鶴林玉露

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館職，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落策，而試論三篇。避暑錄話

姜夔自述書云：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齊東野語

東萊先生曰。凡作四六。須聲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絕不相類。不如兩句俱用常語。辭學指南

程門高弟如道遙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四六談塵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一云不暇。習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

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閒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意。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閒。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歸潛志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

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疏。然詞藻莊嚴。

詞藻一
作雖藻。

絕俗。因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于

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真奏其事。

臺官一
作臺省。

將覆考。久

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

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

言何考官取此賦爲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爲百獸家。

一
百
禽家。

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

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徇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校也。同上